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歌浦潮
第八十二回 誇舊游當筵論因果 結新知背地設機關

娘姨聽他說得傷心，也不免為之歎息，暗說：「奶奶的心腸也太狠了，人家為著你丟生意，用銀子，吃了多少苦，現在還落個如此結局，就是見他一面，又有何害，偏偏拗著性氣，不肯相見，豈不令他一輩子含恨。男女交情，原來如此，想想豈不可怕。」因即安慰他道：「吳家少爺，你也不必傷心，奶奶委實有病在身，不然，昨夜那邊二房東來喚她，就要來見你的，何致等到現在。你這番好好動身，待你回來時，奶奶病也好了，那時候就可相見咧。」筱山揩揩眼淚，搖頭道：「我下遭再不到上海來了。我今兒方知道，上海實是個傷生害命，亡國破家的所在。方才幾句話，務必請你替我傳給奶奶，這裡有五塊洋錢在此，請你隨便買點東西吃罷。」說完話，摸出五塊錢，塞在娘姨手內，長歎一聲，說了句再會，見旁邊有部空黃包車停著，筱山踏上去，對他說了句什麼碼頭，就此頭也不回的去。娘姨看看他，直到不見形蹤方回裡面，一面走著，不住搖頭。紅珏見了，問她搖頭則甚？那人去了沒有？娘姨回言去了。紅珏又問你手中拿的什麼，娘姨攤開手說：「五塊洋錢，是吳少爺給我買東西吃的。」紅珏笑道：「造化你，不是我喚你出去，你也沒得這個好處，他可曾對你講什麼話？」娘姨道：「話自然有。」隨將筱山之言，從頭至尾，學了一遍。紅珏聽罷，哈哈大笑道：「這人真是癡子，我的事要他費什麼心。他今兒不知可是當真動身，你替我到那邊去打聽二房東，如其真的，托他打個電話，約徐少爺明天到那邊吃晚飯。」娘姨主命難違，連聲諾諾。紅珏便在家看報紅候信。移時娘姨回來報導：「那邊二房東說，吳少爺自己說的，他往漢口有事，路過上海，專誠打算見見奶奶，現在奶奶既不肯見他，他動身這句話，想必也是真的了。所以徐少爺那裡的電話，她也預備打去咧。她還問奶奶，明天夜飯小菜，由她那裡備，還是我們自己送去？紅珏道：「我們自己送去罷，不必叫他們預備了。她們燒的菜，很不中吃。」

當即給娘姨一塊錢，命她辦幾樣菜，都揀潤生愛吃的，吩咐既畢，看時候頗早，曉得今天丈夫要來家晚膳，自己上馬路買些零物回來，陪他用飯，尚不為遲。正打算出去，忽然伯良回來了。原來他夜間有了應酬，特地回家。告訴紅珏，不能來吃夜飯，教她不必等候。紅珏說：「我今天為著你，特辦了兩塊多錢菜，你到好容易回頭一句不來吃了，就算數了麼？非得罰你不可。」伯良問怎樣罰法？紅珏道：「照數加十倍，快拿二十塊錢來。伯良大笑道：「這是哪一國的法律？我做律師翻譯多年，各國公堂都到過了，卻沒聽得這般判斷。」紅珏眼上瞪說：「我不管你什麼法律，只要罰你二十塊錢，你服不服？」

伯良笑道：「服了服了。公堂法律不服，還可上訴。這是家堂法律，莫說我們做律師的，不敢違抗，就是司法總長自身，也惟有低頭認罰的，怎敢不服。」說罷，即在身邊摸出幾張鈔票，點二十塊錢，遞給紅珏說：「罰金照繳。」紅珏搶錢在手，忍不住嘖嘖一笑，喝道：「滾罷！」伯良應道：「遵堂諭。」當即回身跑了出去。老娘姨在旁邊見了，笑道：「你們兩夫妻，倒好像做新戲似的。」紅珏也笑了一笑道：「我敲了他二十塊錢竹槓，好去剪一件衣料咧。」

當下紅珏穿好衣裙，一想少爺今兒既不回家晚飯，我也不必再回來吃了，因命娘姨，少停你們將素小菜吃脫，葷的留著，娘姨答應曉得。紅珏出來，袋著二十塊錢，果預備到綢緞店去剪衣料。恰巧媚月閣也在綢緞店中剪料，兩人相見，歡然握手。媚月閣說：「你那一夜為何失我的約？」紅珏道：「實因有了別事，所以沒來。後來我再到你府上，你又自己出去了，彼此扯直。」紅珏問媚月閣：「那件事現在怎樣了？」媚月閣道：「一言難荊你今兒可有工夫，我們一同回去，再告訴你。」紅珏連稱使得，更看媚月閣，今兒剪的許多衣料，都甚鮮豔，已知她當真上了場，這些衣料，都是做給信人穿的。紅珏自己也要剪料，教一個相熟的毛先生搬出數十匹緞綢，揀了好半天，沒一匹中意，顏色淺的怕穿不出，顏色深的又嫌老氣，到後來只向我先生討一雙鞋面，沒費分文。那時媚月閣已剪料定當，兩人一同出了綢緞店，紅珏問她公館可還在卡德路？媚月閣道：「早已搬了，現住在居仁裡。」

紅珏道：「這倒近得很。」媚月閣有包車，車夫等候在外，接過了手中包紮。紅珏未坐包車，因喚一部黃包車坐了，兩人同到居仁裡。紅珏見媚月閣借的兩上兩下石庫門，排場闊綽，裝璜精緻。樓下書房間，樓上兩個房間，一個亭子間，全都是外國木器，男女底下人亦頗不少。紅珏暗暗搖頭，想她初出來就如此場面，開銷一定不小的，教我做了她，決不肯如此大排場，必須由小做大，方是道理。媚月閣邀她亭子間內坐，自己放下包裹，方告訴她，搭這所場子，原由一個小姊妹幫忙合做的，暫時不出堂差，專靠碰和吃酒。還買了一個討人，預備教她一節，下節就可出堂差了。那姊妹少停必須到此，你可願意見她？紅珏哪有不願之理，連聲稱道使得。又問媚月閣：「這裡每月開銷不知多少？」

媚月閣搖頭道：「難說了，開場到現在，雖然還未滿一月，我們約算下來，除應酬，每月至少也須三百出頭。」紅珏吐舌道：「照此說來，每天清開銷，已要十塊多了，不知生意如何呢？」媚月閣又搖搖頭道：「這個更難說了，皆因我自己沒得客人，這姊妹比我加個更字，單靠做手面上的幾個客幫，還有那姊妹自己的少爺，糾一班朋友，在此請了兩回客，所以三天中倒有兩天房間空的，開場至今，已有半個月光景，連和帶酒還不滿二十個花頭呢。」紅珏道：「阿喲，這不是要蝕本了麼！」媚月閣道：「何嘗不是，我心中很著急，連累的那姊妹也幾乎急殺。但我想事已至此，急也沒用，只有硬著頭皮，熬一節再說，大不了除開場的一票本錢衝光之外，再加一千塊錢開銷罷咧。」紅珏聽她口氣很大，倒也不便代她可惜，只順她口風說：「這也是騎虎之勢，不得不如此的了。」閒談一陣，媚月閣留紅珏晚飯，紅珏本預備別個姊妹家中吃飯的，得媚月閣相留，也就老實不客氣了。

媚月閣知紅珏好酒，因教人燙酒請她。剛擺好杯筷，忽然聽見樓下來了客人，娘姨們嘖嘖喳喳的招呼，二姐慌忙奔進來喚媚月閣，說是詹老爺來了。媚月閣聽說，忙教紅珏暫坐，自己急急出來，隨手把門簾放下，身子到了外面，口中高嚷：「請詹老爺樓上坐呢。」接著一陣上扶梯腳步聲音，便有個外不口音的人，同媚月閣招呼問好，走到亭子門口，那人意欲撩門簾進內，媚月閣慌忙攔阻說：「有女客在裡面，詹老爺外間請坐罷。」那人聽是女客，更哈哈大笑道：「這裡男客見不得，女客見見何妨。」媚月閣道：「人家是好好兒公館裡的奶奶，詹老爺休說笑話。」那人聽了，方在外房間坐下，兩眼卻不住望著裡面。可巧紅珏也想看看媚月閣結識的是哪一種客人，所以走到房門口，揭起一半門簾，探頭張望，兩眼剛同那人開了個針鋒相對。紅珏眼快，認得此人是電報局委員詹樞世，自己從前也曾做過他，慌忙縮頭不迭。豈知外面的詹樞世也同她一般看清楚，笑說：「我道那一個，原來是林紅珏老五，我們老朋友，多年沒見面，理該出來談談的，為什麼掩掩藏藏。你不出來我進來咧。」

口中說著，身子早已站起來，向亭子房間直闖進去。媚月閣攔阻不及，只得跟他進內。紅珏見他進來了，情知不能躲避，幸虧她是堂子出身，男客見得多了，因此並不羞愧，卻不慌不忙的，向樞世點一點頭。樞世見台上放著兩副杯筷，說：「原來你們還沒用晚飯呢。」媚月閣道：「是的，詹老爺這裡使飯好不好？」她本是一句敷衍話，不意樞世大為老實，說：「好得很，我剛巧也沒用飯。況有老五在這裡，她是有名的好酒量，我還得同她賭幾杯呢。」媚月閣聽樞世當真要吃飯了，恐紅珏不肯與他同桌，心中頗費躊躇，兩眼望著紅珏，看她有什麼表示。豈知紅珏愛酒的人，最歡喜同人賭量。況樞世又是熟客，聽了倒反笑容滿面，毫無拒絕的意思。媚月閣也就叫人添了副杯筷，三個人同桌飲酒。媚月閣量窄，只能陪他們坐坐。紅珏、樞世二人，卻開懷暢飲。樞世本來是個色鬼，怎當得兩個女人陪著他，心中樂極，酒也不免多灌了幾杯，擠著一雙色眼，對紅珏看了又看。紅珏橫了他一眼道：「你多看做什麼？」

樞世哈哈大笑道：「我現在看見你，又想起十幾年前頭的舊事來咧。那時你姊妹林紅瑛，還未嫁人，你也只十五六歲。年紀雖小，酒量倒也不弱。每逢外國人跑馬這幾天，你姊妹兩個，都打扮得鮮花一般，坐著四輪馬車，跑馬廳兜圈子兜完，便到張園泡茶。有一天我同幾個朋友也在張園，還有外國人密斯脫大拉司和密斯脫奧克司，與我們一同在洋房內大菜間中喝白蘭地酒，彷彿是我還不知是那一個朋友招呼你們姊妹倆進來，密斯脫大拉司最歡喜同你講三不像的中國話，你偏要賣弄聰明，對他說洋涇浜外國話，因此反弄得兩下裡一個都不懂，誰講的是什麼話了。後來大拉司請你喝白蘭地酒，你連吃五大杯，粉臉上頓時就同染上了胭脂

水一般，紅將起來。還有你姊姊，也被密斯脫奧克司灌醉了。這時候上海還未有人懂打撲克的道理，我們弄了一副外國紙牌，只曉得鬥圈的溫，以為這就是賭中間最時髦的玩意兒了。當時我等拖大拉司幾個打圈的溫，你在旁看得眼熱起來，惜乎姊妹兩個，身邊都沒帶現錢，有黃祝封黃觀察，給了你十塊錢做賭本的，豈知你一出手就被大拉司贏了去。你吃醉了酒，見錢輸了，不由發起急來，意欲到大拉司手中去搶還他十塊錢，不意醉後兩條腿一點兒力都沒有，大拉司見你來搶他的錢，故意向後一讓，你撲了個空，就勢跌倒在地，頓時大吐之下，幸虧不曾跌傷，扶你起來，你連人事都不曉得了。你姊妹也醉得同你相差一肩，見你如此模樣，當你跌死了，只顧扶著你哭妹妹。我們大家商議說，你兩個都是姑娘們，手臂上又套著五六副金鐲頭，還有珠花插戴，每人身上，誰不有數千金價值，若仍讓你們坐來時的馬車回去，做馬夫的豈有什麼好人，況你兩個又如此昏昏沉沉，日後准得要鬧出遺失東西的禍來，故此公推我做護駕將軍，還拿黃觀察的馬車送你，把你抱在我身上。你姊姊坐在旁邊，身子也靠著我，由張園送到你們家內，一路上抱著你們兩個，幸虧你姊妹二人，骨頭都是很輕的，不然這許多路豈不要把我壓煞嗎！」這句話說得媚月閣同房裡一班人都笑了。紅珏聽樞世翻她舊話，還拿她開心，不由臉一紅說：「你放什麼屁！誰高興同你講這些話。」

樞世又哈哈一陣笑道：「現在你也嫁了人咧，聽說嫁得很得意呢。」紅珏不睬他，只微微笑了一笑。樞世又道本來做堂子生意，哪能終世，必須放出眼光，趁盛時候嫁了人。常言道：急流勇退。自己手中也有幾個藏著，日後一輩子不吃男人的虧，倘眼前貪圖適意，朝三暮四，到後來兩手空空，再想嫁人，後悔無及。不是我老詹倚老賣老，在我眼光中看來，你也算得此中有腦子的人物了。往往有班沒腦子的，嫁了人還張不好李不好，鬧著出來。日後年華老大，一事無成，當初極時髦的先生，至今漂泊失所，默默無聞的何可勝數。」說到這裡，忽見媚月閣杏眼圓睜望著他，暗道不好，我只圖誇贊紅珏，卻忘了此間還有個同她反比例的人咧。再說下去，她一定要疑心我有意罵她了，自己趕快住口，呵呵一陣笑，收卻話頭，舉杯引盞，教紅珏照杯。紅珏說：「減一杯罷！你的量宏，我敵不過你。」

樞世大笑，猛然記起一件事，對紅珏說：「你嫁人至今，光景有五六年了，我在外間，常看見你同一班公館中的奶奶們，吃大菜，看夜戲，應酬也同我們差不多，是很忙的。你雖不留心我，我卻很注意你。你有幾個女朋友，我也認得。」

紅珏問是哪幾個？樞世道：「有個姓武的，還有姓王的？姓馬的，是不是？」紅珏道：「正是，但她們都是好出身，你怎能認得的呢？」樞世笑道：「這是那裡話，好出身難道我就不該認得嗎？老實告訴你，那姓武的，我們還是世交呢。她的公老太爺，同我們老太爺同年。我小時候，隨老太爺在北京候補，曾命我從她公老太爺的門下，後來因他公老太爺事忙，我家老太爺也得了差使出京，這件事作為罷論，不然我同他家少爺做師弟兄，她豈不要好好兒尊我一聲伯伯嗎。」紅珏笑道：「她人又不在這裡，你還討她的乾便宜做什麼？」樞世道：「並不是我討便宜的話，這卻實有其事。我還曉得她少爺有個暗疾，有人說他天闕，所以這位奶奶，至今未能生育。不過外間人談論他奶奶名譽，也不十分好聽呢。」紅珏道：「這是外間人造的謠言，你休瞎說，妨害人家的名譽。」

樞世道：「我也曉得一定是外間造的謠言，如果實有其事，卻也有點兒因果，倒不能單怪這位奶奶，皆因他公老太爺，當初曾乾下一件風流罪過，文昌帝君說的，見色而起淫心，報在妻女，公公造孽，媳婦食報，這也是理所應得的。今兒我不惜口孽，講出來做戒做戒後人，卻也未嘗不是一樁功德。當初這位武老太爺在北京的時候，借寓在一個要好朋友家內，這朋友因心欽武太爺的學問文章，將他尊為上賓，款待惟恐不週，每每親自督率僕役，侍奉這位尊客。有一回那朋友奉派出京，深恐自己不在家中，僕人有慢客之處，得罪了這武太爺，非同小可，因此特地囑托他夫人，必須要照自己一般的侍奉他，武太爺不比別人，休拘欲禮。此人出京之後，他夫人果遵著丈夫的說話，親身侍奉武太爺。武太爺乃是個才子，那夫人又是個佳人，自古才子佳人，最怕聚在一起，倘若聚在一起，往往要鬧出笑話來的。他二人起初吟詩唱和，後來敲琪射覆。到末了居然做一個入幕之賓，座上客變為床上客了。也是他們自不小心，有一天那朋友公舉回來，目睹武太爺在他夫人的房內，那時男女二人，自然都羞顏無地，不意這朋友卻坦然同沒這件事的一般，反向他夫人深深一揖說：我佩服之至。因武太爺是我最欽佩的朋友，他愛什麼，我無有不願意替他辦到的，他現在愛到你房中玩耍，如若我在這裡，萬萬理會不到，幸虧你侍候他，才能請他到此，我心非常歡喜。這句話不知是嘲是諷，還是當真看不穿他們的曖昧情形，作此呆話。但武太爺同他的夫人，做了賊終不免虛心一點，所以第二天就相約雙雙逃走了。那朋友失了一個客人，一個老婆，倒也不曾追究。這樣過了好多年，武太爺亡故了，私奔他這位夫人，既不能到他家去做主人，未免飄零失所，探知自己丈夫，現在湖北做官，因即尋到湖北，但自己那敢去面見他，只可挽人進去遊說，可否潑水重收。她丈夫一聽這句話，非常贊成，說那有什麼不可的道理，本來她應該回到我這裡來的。我自她走開之後，也沒續娶，虛位而待。既然她願意回來，你可通知她擇一個黃道吉日，我這裡著人去迎接她回衙就是。有這丈夫，竟有這個夫人，居然約定日期回去。那天她丈夫在堂上掛燈結綵，又燒紅燭，打發彩輿，迎這夫人回衙。大堂上還貼一副新對，是他自己的手筆。上聯寫『零落雨中花，春夢驚回樓鳳宅』。下聯寫：『網繆天下事，壯懷銷盡食魚齋』。那時我正在湖北辦礦，故而知之甚細。外間曉得此事的頗少，現在武氏後輩，竟有這般風說，可見前因後果，冥冥中未嘗沒人主持，不過世人有些瞧得見，有些瞧不見罷了。」

紅珏聽他講故事，聽出了神，兩眼望著他嘴唇動，連酒都忘卻喝了。媚月閣在旁邊說：「詹老爺快用酒罷，別只顧翻老話，連菜都冷咧。」樞世連稱是是，於是二人重複暢飲。樞世仗著酒興，對紅珏頗露戲謔的意思。紅珏假作癡呆，也不睬他。不多時賈少奶奶來了，媚月閣忙替紅珏介紹，樞世因賈少奶是他朋友賈渠琢的奶奶，雖然彼此見慣，卻未便將輕薄情形，露在她的眼內，故賈少奶一來，倒反累他大受拘束，草草吃罷酒飯，自己退到外房間去坐了。媚月閣因賈少奶來了，終得吸煙，故把煙盤擺開，讓賈少奶橫了，教紅珏也去抽一筒，你們二人談談，我到外邊張羅客人。說罷，自去應酬詹樞世。裡面賈少奶裝好一筒，讓紅珏吸，紅珏說：「我是沒癮的，你先吸罷。」

賈少奶便自己先吸，吸罷再打煙泡，口閒著，便和紅珏講講從前生意上的情形。一路講去，漸講到眼前媚月閣搭這一所場子。紅珏說：「如此排場，開銷未免太大了。她是前輩先生，從前做慣了富商大賈，眼光看得大了，所以出手也比眾不同，不曉得時下一班嫖客，那能與從前相比。從前開銷既省，客人的出手又大，所以容易賺錢，現在開銷樣樣大了，客人又都十分精刮，碰一場和，收他十二塊錢，扣去下腳，還要辦和菜應酬他們白蘭地、鴉片煙、香煙、雪茄、糖食、水果，一切算起來，委實不能夠本，而且自己還得做奴做婢的服侍他們，豈非大不合算。所以我前一節，還有個場子搭在外面，這一節也包給別人咧。」

賈少奶聽說，不覺觸動心事道：「我也因媚老二出來至今，只有出的沒有進的，彼此要好姊妹，不能坐視不救，所以她那一天到我家中商量搭場子的事，要我合做，我正當打算讓她贖幾件首飾，小吃小做，弄一節的，不意她又在做手那裡捐了二千元，去贖首飾，卻把我的二千元做開場資本，弄得這般大排場，買了個小的，又不能湊用，倒反要做衣裳給她穿。現在二千塊本錢早已完了，做下花頭，收一個用一個，到大月底房錢還不知從何出產。我幾乎替她急煞，她倒還同沒事一般，反教我不必擔憂。你想如此光景，教我怎能不憂。她自然光一個身子，做手那裡捐的錢，有著首飾，日後大不了仍把首飾拿出去，就沒話了。我那二千塊錢，難道能把牆壁上漆的油刮下來，人家肚子裡吃的飯挖出來麼？所以替姊妹們幫忙，往往要幫出氣來的。」說時頗有餘忿。紅珏道：「此話固然不錯，不過事已至此，教她也是沒法想的。但願後來生意好些，爬回來也容易得很呢。」

兩人裡面煙鋪上說話，外房詹樞世也在那裡燒煙。媚月閣坐在對面陪著他。樞世追問媚月閣，幾時同紅珏相識的？媚月閣說是外間叫來的姊妹，認得尚未多時。樞世便要救媚月閣做個媒人，替她兩個介紹。媚月閣笑說：「人家規規矩矩，又是客客氣氣的，你說這些話，不怕被她打耳光嗎？」樞世道：「你還當她規矩人麼？老實告訴你，她外間路道粗得很，我親眼目睹有好幾個了。」媚月閣笑道：「你休說壞她，況你們又是舊相識了，何須叫別人介紹。」樞世也笑道：「沒人介紹，終不免難為情開口呢！」媚月閣道：「這個我不管，請問你那天答應我請客的？到底幾時才請？」

樞世道：「快咧！早則明天，遲則後天，我一定要到你這裡請客了。我今天到我這裡來，也是特地來通知你一句的。我想你

這裡碰和一場，不過十二塊錢頭錢，哪能夠你應酬的本，所以我打算碰過了和，再搖一場攤，或者推場牌九，替你抽幾個頭，你道好不好？」媚月閣聽了，自然歡喜，說：「不知你請的什麼客？」樞世道：「自然都是官場中人。不過我有句話對你說，這牌和將軍，都不用你們的，臨時我著人送過來，混在你們一起，用時由你們搬出來，算是你們自備的，別樣你們都不用管帳，只消多預備幾兩好鴉片煙請他們就是。」媚月閣曉得將軍是骰子的別名，聽樞世說要自己帶了牌同骰子來，她也是久闖沙場的老將了，豈有不知其中大有蹊蹺的道理，因對樞世說：「且慢，你若打算照應我，可要說說明白，不能拿我扮豬頭三，你所請的，究係什麼樣人？這件事幹得乾不得，也須調查調查清楚，別鬧出事來，帶累我們受罪，這可不是兒戲的。」

樞世聽她幾句話，道破了隱事，不覺嘆喟一笑道：「原來你也是老門檻了，告訴你，這件事決無妨礙，前途並不是我的朋友，乃是我們保險公司中一個伙計名喚杜默士的介紹而來，這人從前在公司中辦事，頗為能幹，自從公司更換經理之後，因與他意見不合，才辭歇出來。一向不弄著生意，常在外間跑客棧，兜攬保險賺佣金為事。日前他偶然遇著我，提起有一班議員，由別省到此預備進京開國會的，腰纏都十分充足，承他們瞧得我起，請我碰和吃酒，惜乎我自己結交他們不起，不然這班都是瘟生，賭裡頭很可刮他們幾個錢呢。我因說，我們倒是天天在外間應酬的，你何不介紹我們，同這班人相識，賭時候你也搭一腳，贏不贏瞧你運氣罷。他聽了我的話，果然替我們介紹認得了這班人。你明兒看見了他們，准得發笑，因他們眼睛還不止生在額角頭上，簡直生在帽子頂上，架子大得什麼似的，品貌不揚，也弄著一根打狗棒，看見女人，窮凶極惡，恨不得吞了下去，這種人也算國民的代表，無怪中國人越弄越被外國人瞧不起了。他們賭錢，嫌麻雀牌輸贏不十分暢快，打算弄牌九，我因恐別處堂子內拆小頭的太多，容易鬧出事來，想你這裡倒還幽靜，而且頭錢也落得讓你多賺幾個，至於自己帶牌同骰子，也是默士的主意，因他有一副亂筋牌和兩顆死人骨頭做的將軍，是他摸熟的，帶來了也不是一定要用，無非看事行事，倘有機會，弄他一二萬銀子，大家分分，橫豎只此一次，他們又是就要動身走的，這外快落得賺他。我們方面，還有老施同琢渠兩個，就起來誰不是官場中人。就使他們吃過了苦頭，心中明白了，決不能指我等體面官場為翻戲黨的。既有我等保駕，你還害怕什麼！」

媚月閣聽了，也覺詹樞世、施勵仁等都是差使的，他們身份比我重得多了，倘無把握，他們也未必肯冒風險，乾這件事，有他們擋在前面，我盡可賺他一票頭錢用用，也許他得手之後，還有份頭分給我，亦未可知。自己有個小姊妹，當初也因聯絡翻戲黨發的財。不過當初那種做翻戲的，大都是無業游民，故而時時還惹惹禍。現在聽說很有班官場中人雜在裡面，同他們聯絡，真可高枕無憂，坐享利益，這機會不可錯過，因即歡然啟口道：「既承詹老爺們照應，我自然不怕什麼，不過彼此講明白了，臨時應對也好留神些兒，不致疏失，並無別的緣故，你還當我怕麼？」

樞世笑道：「我也想你這種人，不致如此怕事。既然不怕，格外好辦了。待我們約定日子，再來通知你預備酒菜就是。」媚月閣連聲稱謝。樞世吸了幾筒煙坐起身說：「你裡面有著客，我不來耽擱你工夫了。不過我托你的事，你還得替我著意幾分才好。」媚月閣聽說，倒被他呆了一呆道：「你說的什麼事啊？」樞世笑道：「就是裡面那個人，你幾時才可替我介紹？」媚月閣聽說，也不覺笑了道：「詹老爺，最歡喜說笑話，我還當你講正經呢。」樞世大笑。媚月閣送他走後，始回亭子房間，見賈少奶、紅玉二人，煙已吸罷了，卻仍橫在榻床上嗑瓜子講話。紅玉見媚月閣進來，慌忙起來讓她說：「你這裡來吸煙罷，我要走咧。」媚月閣道：「你為何要緊走呢？」多坐一刻談談何妨。」

賈少奶也留她再坐一會，自己起身，讓媚月閣吸煙。於紅玉重複坐下，三個人東一句西一句，吸煙的吸煙，嗑瓜子的嗑瓜子，說話的說話，不知不覺，已到十一點鐘時候。紅玉先走，媚月閣見無外人，始把詹樞世要借她這裡賭錢，這件事能辦不能辦，同賈少奶商量，並說據他說也有你家少爺在內，不知是真是假？賈少奶道：「這倒沒聽他說起，不過他新近結識了他們，常在一起又麻雀。日前曾告訴我，這班都是很好的吃戶，陪著他們，身子雖然勞苦，一年開銷倒可以在這上頭出產的，並未說起別的話。也許這還是臨時發生的計較，少停我回去問一問就明白了。」

媚月閣即托她回去打聽少爺，這班人惹得惹不得，我還不知他們的來歷，所以心內終覺有些不敢呢。賈少奶也說：「此事果以小心謹慎為妙。如若不知底蘊，我也決不讓少爺同他們一起胡鬧的。」這夜賈少奶回家，果然動問琢渠這件事，琢渠大笑，問她如何曉得的？賈少奶說在媚老二那裡聽來。琢渠笑道：「這是老詹起的意。這幾天又麻雀我們都贏的，惟有他陪輸，所以著了急，才同杜默士商量翻他們，因默士推牌九是出名的好手，拍筍頭撈浮屍件件精工，便自己不動手推莊，專做下風，他也能認得牌筋。而且他還有兩顆骰子，據說是賭鬼骨頭所做，自己有個秘訣，要緊關頭上，叫單就單，叫雙就雙，萬無一失。老詹答應分給他一分利益，還邀我同施勵仁兩個人伙，賺了錢四份開拆。萬一事情不順手，蝕卻開消，歸我三個人公攤。因默士目下沒有生意，只能拿進不能拿出的緣故，我想現在這班人，委實可惡得很。在上海還好，到了內地，他們仗著有點勢頭，橫行不法，惟利是圖，有了事非但不能代表人民，倒反為人民的大害。古時民有三害，現在民有五害。第一就是他們；第二輪著武人；第三官吏；第四強盜；第五竊賊。這班人的錢，刮他幾個，大是陰功積德，所以我也極願意搭他一腳。這件事還是今兒飯後議定的，我正打算告訴你，不道你倒先曉得了。」